

儿时，父母无数次宽宥我们的过失，我们成人之后，却不愿意谅解父母所犯下的哪怕是一次错误。

身为儿女，掌握着天下最幸福的一种权利，叫作“犯错权”，也就是愚蠢的权利、冒失的权利、冲动的权利和无知的权利。

为什么把它称之为“幸福”呢？可以闹祸却由别人收拾烂摊子，而我们在过失中获得成长，当然幸福。

为什么父母一而再、再而三地宽宥我们的过失？表层的道理可以说：他们年轻，我们年轻；他们是父母，我们是儿女。

其实，这个道理说不通。只要是人，都会犯错误。年龄和辈分并不会绕过错误行进。

错误是什么？是当事人判断操作有误而发生的不利不良后果。一个人步入晚年，实求是地检点平生，伴他最多的只有错误，而非成就。

那么，父母虽贵为长辈，也没办法对错误进行免疫，也会做错事、做傻事、做蠢事。然而，面对犯错而可怜兮兮的父母，儿女的双眼大都射出锐利而绝不通融的目

木屋飘出缕缕炊烟的时候，悠闲啃食秋草的牛羊，开始走下金色的山坡，转出秋叶如金的桦树林，在夕阳中迈着散漫的步子走向自己的家。

无声的炊烟，在山岭环抱的村舍上飘曳、弥漫，然后悄悄地消融在湛蓝而高远的天空，透露出一种原始而质朴的意味。碧莹莹的禾木河，如一脉纯美的玉带，淳悠悠、温润润地贴着山根流淌、延伸，露出一副凝神静气、自在无忧的情态。走上古老木桥的牛羊，都会放慢回家的脚步，低头看看流水与桥墩相遇时，轻轻飘曳起的雪白浪花、玉白波纹。流水一如既往地

在夕阳下闪出温暖的光泽，然后在渐行渐远中归于沉静，最后消失在金色的林丛。落日在西边山头悄悄地滑落，牛羊在余辉中悠悠地行走。当它们越来越长的身影与木屋、山岭的阴影融合一体的时候，整个村子就渐渐没入了淡蓝的夜色中。四面环山的禾木村，是阿勒泰地区一个偏远的土瓦村落，村子北边紧靠俄罗斯。近200户土瓦人家的木屋、围栏散落在山谷里，牛车碾出的道路把各家串在一起，造就了这个典型的边关小村。

随着夜色深浓，气温迅速降低，悄然滑过的风里，已经蓄积了浓浓的寒意，它不仅会快速消耗人的体温，也会把一种难言的边关情绪注入人间，甚至让人进入久远的岁月里。忽然感觉到边关的夜风里，不仅有令人深处孤远的寒意，还有熠熠的霜雪颜色，思亲怀远的同时，一种诗情在心里涌荡。



和谐天地万年春(中国画) 吴来露

哪一种爱更为稀缺？

鲍尔吉·原野

光，如同询问：这么傻的事，会是你干的吗？对此，父母除了欲哭无泪，只剩下人地无门。

每个人都有偶像，每个人最早的偶像都是父母。

儿女通过父母认识到人类可赞叹的能力。小孩子跟父母学会语言，学会吃饭穿衣，学会尊重、理解和反思。一个人在人间学会了十成的东西，八成都是父母教的，直至老年，天天使用。所谓物理、化学、地理、历史，早就随风而逝了。

我们从来没怀疑过父母的能力。父母有可能愚蠢吗？不，连这么想一下都不道德。可是，道德归道德，生活归生活。父母限于阅历、限于能力、限于各种各样的因素，也有可能做出愚蠢的事。核心

木屋中，土瓦人家吃完简单的晚饭，很快就进入自己深深的睡梦；围栏里，牛羊在静回味着一天的生活，不时发出轻轻咝摸滋味的声音。原本就没有喧嚣的村落，这时酣然沉入一个无忧无虑的梦境。四周起伏的山岭，已经环成一座沉静、严密的黝黑色屏障，阻挡任何外来的惊扰；坚实的屏障上撑起巨大、幽蓝色穹顶，并且还布满了大大小小清晰、雪亮的星星，它们好像都在默默注视这些静谧的木屋，注视这个童话般的边关小村。

走到一家的围栏前，一只狗轻轻地哼了两声，并没有再向陌生人做出任何具有威胁性的举动。这个时候，我们才意识到：这个家家都有狗的村子里，夜晚竟然安静得没有狗叫声，不知道它们是自信这里的安全，还是不愿意打破这样恬静、适意的氛围。

就在凝神静思的时候，一阵清晰的流水声传来，分明的节奏里，有一种平和、无尘的光泽。情不自禁地仰头往天空看去，却一时间无法辨别天上的银河，倒觉得满天星光都是溅起的浪花。一番遐想、陶醉后，才想起那是禾木河的流水声，这优美自然的清音、流转不息的旋律，使禾木村的夜晚静谧而有洁净的光彩。

一轮满月从山后浮出，不经意就勾勒出山脉的起伏、沟壑的深浅，勾勒出山坡林木的明暗、草丛的厚薄；一片如雪的清辉洒落在一幢幢木屋的顶上，然后顺着陡峭的屋顶流淌到地面，飘洒到围栏上；散落在远处的一个个干草垛，挺着丰满、厚实的身子，从容地顶着雪白的月光，那份自信尽在不言中。

突然感觉到月色下的边村，就是在安宁世界中铺展的一幅水墨画，它的线条简洁、明快，它的轮廓清晰、分明，朴素里散发出洁净而清冽的气息，宁静间流露出安逸而无忧的神情。

边防哨兵换岗的脚步声响起，使边关小村的夜晚显得更加安宁、深沉。

在温暖的木屋里舒服地躺下，远处禾木河的流水声又清晰地传来，可能是因为有了清月的朗照，那音色显得更加纯净、明亮，清澄无染。

从容瑰伟的大自然啊，我向你致敬。一场雪，一幅风情画；一场雪，一首流行曲；一场雪，一串生动的情节。不慕绚烂，只恪洁白，这有什么不好？满天空、满大地、满世界洁净纯净、清清爽白的素洁皑皑，正可祛燥火，荡躁气，涤尘埃，黯淡桑田沧海。多么神奇的魅力，描不尽千娇百媚，千姿百态。蕴蓄好久好久了，才缀出这纷乱有序的曲线，连成清凉甘甜美洁新鲜的梦幻，绵起扯不断的情丝，参不透的天籁、天趣。含蓄而不暧昧，流畅而不晦涩，清丽而不靡滞。天有多高，地有多厚，一场雪仿佛使自然界变得很亲近，不再隔膜遥远。

果有这样的儿女，其开明已接近孝的真谛。

人们看到的是，父母的“人权”受到了拘束，譬如独立选择穿衣打扮、交友、娱乐以及财物赠予，特别是找后老伴儿。择偶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，很多父母因为惧于儿女的冷眼而罢休。想当年，儿女向父母争来的“人权”，为什么不在父母晚年让他们自主享用呢？

人之善，不在长幼，在于诚。诚者，将心比心而已。

儿女对父母放权，是孝。儿女允许父母犯错误，也是孝。孔子在讲孝的时候，精辟地说到一个词——色难。他意思是说，以好吃的、好穿的奉养父母并不难，最难的是把所有的好东西给了父母之后，还能对之和颜悦色，此为最难。

这话真是深刻到老。孝没有止境，止境之深，在于父母老了之后也能体察他们多种多样的诉求，而不仅止于温饱。当年，我们犯错父母见谅，因为有爱。如今，我们理应还给他们这种爱，此爱极为稀缺，为老人所期盼。



天山之舞(中国画) 范亮

在城里，一听到喊妈妈的声音，我立即就会想起脸上镶满阳光与泥土的母亲。

山沟里，住着我的母亲。她像个哨兵，坚守着自己双手竖起的木屋，耕耘着几亩责任田。

难以忘怀那悲惨的一幕：为了孩子的学费，一天，她与我的父亲在山里打柴。父亲看到一棵干柴，就爬到拒绝人趾印的高坡上，抱翻树桩，滚下垂直的岩壁。

父亲走后，母亲的心，积压的是苦闷，几乎碎了。稍有空，她就去父亲坟边走走、看看。在那里，轻揉父亲身上的厚土，怕压痛他的身子，细扯父亲周边的杂草，担心挡住他的去路，还安慰他，周围有些长辈陪着，不孤单，也不必孤单。

父亲走后的第二年，田土到户，组上给我家分两亩田、三亩地、半坡荒山。母亲用那微弱的身子，守护我们四姊妹。她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转。晴雨天，她还去责任山里打柴，你叫她别去，可等你一转身，她却进了深山。傍晚，看到的，是一捆又一捆的柴火挤满了走廊。母亲病了，她仍通宵照看稻田的水，累出了病，呕吐不止。我左劝右劝，怕旱年的她才被我接进城治疗。

在城里住院一周，她才想水喝，想东西吃，笑了起来。出院后，我带她到城里还没转上一圈，她

地塞进她的口袋。母亲再一次扯着我的衣领，拍着我的肩，摸着我的头，提着我的眼镜，说我的头发长了，剪剪，才上了车。车上，她把头探出窗外，笑起来：“有空了，还是回家看看！”

隆冬，我回了老家。立在街沿，摇看门上的大锁，转几下，拉几下，不开。准备去找她时，叔叔家的小姑娘走过来，说我的母亲到对面山上挖红薯去了。这时，我才明白年初就叫母亲把责任地租出

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铁匠铺。一位约摸60多岁的老师傅，健硕的胳膊抡着一把大铁锤，正在一块烧得红红的生铁上用力敲打着。红红的火苗映出了被岁月坚硬了的地面、风箱、水壶以及悬空的阁楼。他满面红光，身体强健。他说，他早已不再以打铁为生，但至今仍每天坚持打铁。打铁手艺是他家世代相传，几十年的打铁生涯已成为他生命不可割舍

的部分。有时，附近的居民来订制一个晾衣叉子，一把铁铲，一柄锄头。没有订货的时候，他就随意打制一些自己喜爱的菜刀、剑等小玩意儿来出售。打铁，是一门古老的手艺，在农耕时代不可或缺。而到了现代，铁匠铺却成了古镇的装点，岁月流痕的象征。

在黄龙溪古镇，你会与印花染坊里的美丽姑娘不期而遇，会突然撞见在残损的窗格下纳鞋底的婆婆，会遇见三两个手拄拐杖坐在黄桷树荫下闲谈的老人，会在织布机前驻足沉思，会在典当铺前留恋不去，会在三县衙门里当一会儿县令、衙役……印花布、绣花鞋、铁匠铺、典当铺、县令、纺车等等在现代生活

中，它们已经成了一种符号，一种象征。精美的雕花窗棂无法营造冷暖适宜的家

居，手工布艺制品多在舞台上展示。而各种诸如放生会、庙会、火龙狂舞的古老节日仅仅是现代旅游生活的一个个娱乐节目。然而，透过它们，我却寻见到了祖先们生活的印迹。

几乎每个古镇都有这样的情景。江苏的周庄，桐乡乌镇……每次走进古镇，我总是像个孩子似地被它们所吸引。我也不断地叩问自己：是什么使我迷恋于此？古镇的魅力何在？是斑驳的展示着历史烙印的青瓦土墙？还是吟唱了数千年至今不绝的水车？是岁月经过留下的足迹，还是人类发展遗弃的废墟？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房还是那样的木制瓦房，街还是那样的青石街道，可小镇却因为诸多不曾消失的事物而成为了古镇，成为了人们游历的风景。只是它们不再以实用的形态切入我们的生活，而是以文化和艺术的姿态走进了我们。也许，这就是我们旅游古镇的缘由。

人类的脚步走到今天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记忆，它们有的以文字书本的形式留存着，有的以思想智慧传承着，有的以人文的精神融入了我们的血脉，使我们没有了无根的恐惧，断裂的迷茫。沉醉于黄龙古镇，我感到它浓厚的农耕文化，正鲜活着我们的现代生活，使古镇彰显出有别于自然景区的独特魅力。

有位省长最近在一次会议上谈到过紧日子，离开讲稿感慨地说：“搞一个文艺晚会不得了呀，那些明星大腕一个晚上唱一首歌就要二三十万。晚会开个请柬，用纸也非常讲究排场，还有节目单，本来是一次性使用的东西，装帧印刷却很考究，光是这些就浪费不少钱。”何止是这位一省之长，这许多年，有多少人没有参加过这类“不得了”的晚会？晚会结束，也有一些人心里感叹“不得了”，但是人微言轻，感叹归于感叹，“不得了”的晚会还是照开不误，而且越来越是振振有词，难道什么什么重大节日不应该隆重庆祝吗？难道不应该重金聘请大腕歌星吗？难道，难道，一切一切都理直气壮，只有纳税人的血汗钱不值得珍重，好在都是公费报销，听听大腕歌星的演唱，也是一种享受，有公家花钱，谁又何乐而不为呢？

终于，我们又听到了一声“不得了”，除了身为省长的高级领导，谁说“不得了”也没有用，弄不好还要落下埋怨，许多“难道”“难道”的大道理在为“不得了”申辩，闯不过“难道”的高门槛，“不得了”就变成名正言顺，“不得了”就成了天经地义。

就是这样的名正言顺和天经地义，为演艺界提供了哄抬空间，场面宏大的顶级盛典演出，最后都要以天王级歌星的出现达到高潮，盛典规格越高，天王级歌星的出场费越“不得了”，恶性发展，几位天王级歌星的出场不仅是唱一首歌，许多时候就是出场向观众摇一摇手，出场费也是几十万元。某年春节，某地电视台邀请一位天王级笑星助兴演出，经过和经纪人再三谈判，最后开出出场费，不演节目，只在摄像机前拱手向观众说三个字“大家好”，出场费16万元。

盛典演出太多，人们看得麻木了，天王级歌星的作秀，只剩下商业效应，天价的出场费，换来的是一片起哄式的喧闹，再加上粉丝们的喊叫，适得其反，无论怎样严肃的盛典，也变成商业娱乐

背景，这时候一切都是纯商业行为，观众自己掏腰包看演出，艺术家索取高额酬金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也就一切都天经地义了。这些年，举办过无数次的盛典演出，大多数人都有了不得了的感叹。但愿从今年开一个好头，人人敢说“不得了”，人人敢碰“不得了”，“不得了”的现象也就不再不得了。

补偿资金投入，艺术家的表演带有广告背景，这一切都是纯商业行为，观众自己掏腰包看演出，艺术家索取高额酬金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也就一切都天经地义了。

谢德才

在城里，一听到喊妈妈的声音，我立即就会想起脸上镶满阳光与泥土的母亲。山沟里，住着我的母亲。她像个哨兵，坚守着自己双手竖起的木屋，耕耘着几亩责任田。难以忘怀那悲惨的一幕：为了孩子的学费，一天，她与我的父亲在山里打柴。父亲看到一棵干柴，就爬到拒绝人趾印的高坡上，抱翻树桩，滚下垂直的岩壁。父亲走后，母亲的心，积压的是苦闷，几乎碎了。稍有空，她就去父亲坟边走走、看看。在那里，轻揉父亲身上的厚土，怕压痛他的身子，细扯父亲周边的杂草，担心挡住他的去路，还安慰他，周围有些长辈陪着，不孤单，也不必孤单。父亲走后的第二年，田土到户，组上给我家分两亩田、三亩地、半坡荒山。母亲用那微弱的身子，守护我们四姊妹。她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转。晴雨天，她还去责任山里打柴，你叫她别去，可等你一转身，她却进了深山。傍晚，看到的，是一捆又一捆的柴火挤满了走廊。母亲病了，她仍通宵照看稻田的水，累出了病，呕吐不止。我左劝右劝，怕旱年的她才被我接进城治疗。

住在山里的母亲

在城里，一听到喊妈妈的声音，我立即就会想起脸上镶满阳光与泥土的母亲。山沟里，住着我的母亲。她像个哨兵，坚守着自己双手竖起的木屋，耕耘着几亩责任田。难以忘怀那悲惨的一幕：为了孩子的学费，一天，她与我的父亲在山里打柴。父亲看到一棵干柴，就爬到拒绝人趾印的高坡上，抱翻树桩，滚下垂直的岩壁。父亲走后，母亲的心，积压的是苦闷，几乎碎了。稍有空，她就去父亲坟边走走、看看。在那里，轻揉父亲身上的厚土，怕压痛他的身子，细扯父亲周边的杂草，担心挡住他的去路，还安慰他，周围有些长辈陪着，不孤单，也不必孤单。父亲走后的第二年，田土到户，组上给我家分两亩田、三亩地、半坡荒山。母亲用那微弱的身子，守护我们四姊妹。她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转。晴雨天，她还去责任山里打柴，你叫她别去，可等你一转身，她却进了深山。傍晚，看到的，是一捆又一捆的柴火挤满了走廊。母亲病了，她仍通宵照看稻田的水，累出了病，呕吐不止。我左劝右劝，怕旱年的她才被我接进城治疗。

在城里住院一周，她才想水喝，想东西吃，笑了起来。出院后，我带她到城里还没转上一圈，她地塞进她的口袋。母亲再一次扯着我的衣领，拍着我的肩，摸着我的头，提着我的眼镜，说我的头发长了，剪剪，才上了车。车上，她把头探出窗外，笑起来：“有空了，还是回家看看！”隆冬，我回了老家。立在街沿，摇看门上的大锁，转几下，拉几下，不开。准备去找她时，叔叔家的小姑娘走过来，说我的母亲到对面山上挖红薯去了。这时，我才明白年初就叫母亲把责任地租出

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铁匠铺。一位约摸60多岁的老师傅，健硕的胳膊抡着一把大铁锤，正在一块烧得红红的生铁上用力敲打着。红红的火苗映出了被岁月坚硬了的地面、风箱、水壶以及悬空的阁楼。他满面红光，身体强健。他说，他早已不再以打铁为生，但至今仍每天坚持打铁。打铁手艺是他家世代相传，几十年的打铁生涯已成为他生命不可割舍

的部分。有时，附近的居民来订制一个晾衣叉子，一把铁铲，一柄锄头。没有订货的时候，他就随意打制一些自己喜爱的菜刀、剑等小玩意儿来出售。打铁，是一门古老的手艺，在农耕时代不可或缺。而到了现代，铁匠铺却成了古镇的装点，岁月流痕的象征。

在黄龙溪古镇，你会与印花染坊里的美丽姑娘不期而遇，会突然撞见在残损的窗格下纳鞋底的婆婆，会遇见三两个手拄拐杖坐在黄桷树荫下闲谈的老人，会在织布机前驻足沉思，会在典当铺前留恋不去，会在三县衙门里当一会儿县令、衙役……印花布、绣花鞋、铁匠铺、典当铺、县令、纺车等等在现代生活

中，它们已经成了一种符号，一种象征。精美的雕花窗棂无法营造冷暖适宜的家

居，手工布艺制品多在舞台上展示。而各种诸如放生会、庙会、火龙狂舞的古老节日仅仅是现代旅游生活的一个个娱乐节目。然而，透过它们，我却寻见到了祖先们生活的印迹。

几乎每个古镇都有这样的情景。江苏的周庄，桐乡乌镇……每次走进古镇，我总是像个孩子似地被它们所吸引。我也不断地叩问自己：是什么使我迷恋于此？古镇的魅力何在？是斑驳的展示着历史烙印的青瓦土墙？还是吟唱了数千年至今不绝的水车？是岁月经过留下的足迹，还是人类发展遗弃的废墟？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房还是那样的木制瓦房，街还是那样的青石街道，可小镇却因为诸多不曾消失的事物而成为了古镇，成为了人们游历的风景。只是它们不再以实用的形态切入我们的生活，而是以文化和艺术的姿态走进了我们。也许，这就是我们旅游古镇的缘由。

人类的脚步走到今天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记忆，它们有的以文字书本的形式留存着，有的以思想智慧传承着，有的以人文的精神融入了我们的血脉，使我们没有了无根的恐惧，断裂的迷茫。沉醉于黄龙古镇，我感到它浓厚的农耕文化，正鲜活着我们的现代生活，使古镇彰显出有别于自然景区的独特魅力。

表演了。盛不“盛”、“典”不典，只是让天王级歌星们赚了一笔钱。

最最“不得了”，是一些亏损企业，个别贫困县也挪用百姓的活命钱操办盛典演出，近几年被媒体曝光的此类事件，远远超过“不得了”的极限，几乎到了令人触目惊心的地步。个别贫困地区何以也举办盛典演出呢？此中需要解密的内容极多，一个可能，个别贫困地区，地处偏远，为了提高知名度，于是大事操办盛典演出。人们也知道，唯有以经济建设成就、唯有以出色的产品才能提高偏远地区知名度最成功的手段，盛典演出规模再大，场面再红火，也是人一走茶就凉的游戏，不会给地方带来多少效益。另一个层面，个别地方，人们每天在电视上看天王级歌星表演不解气，一定要瞻仰瞻仰天王级歌星的真容，领导还要接见接见天王级人物，贫穷的偏远地区难以请到天王级人物，只有天价出场费才是不可抗拒的诱惑，一方面

是瞻仰天王级人物的低俗心理，另一方面是走穴挣大钱的商业诱惑，双方一拍即合，什么“不得了”的事都干出来了。本来，艺术家的表演是有不同类型的，一些盛典演出，应该属于公益性演出，主办方投入资金有限，而参加演出的艺术家也不能索取高额出场费，至于纯商业性演出，主办方以高额广告收入

补偿资金投入，艺术家的表演带有广告背景，这时候一切都是纯商业行为，观众自己掏腰包看演出，艺术家索取高额酬金，一切都顺理成章，也就一切都天经地义了。这些年，举办过无数次的盛典演出，大多数人都有了不得了的感叹。但愿从今年开一个好头，人人敢说“不得了”，人人敢碰“不得了”，“不得了”的现象也就不再不得了。

第二天，我要沿着来路返回。母亲老早就使自家屋子里的炊烟钻出瓦屋。准备吃饭时，母亲擦着眼泪。我问母亲哪里不舒服？是不是我说错了话？做错了事？还没等我说完，妹妹跟我迅速使起眼色，跑过来，拉着我，走到一边，双手围成喇叭，把话轻轻地吹进我的耳膜：“刚才她到叔叔家找口袋，想给你装点米带进城，可叔叔找口袋时，不知怎么顺手找出了你写《父亲》的那张旧报纸，叔叔一念，碰到母亲还没愈合的伤口了。”我看到母亲慢慢走进房屋，也跟去了，不知母亲从哪里取出我父亲的《民办教师任用证》，她轻抹着那上面模糊的照片。我真心要带走那个证件，母亲坚决不许，说我父亲的照片就剩这张了，你们保管不好。说完，她又走进房屋，把那个证件藏了起来。

“有空了，还是回家看看！”返城时，母亲重复着这句话。

在城里，一听到喊妈妈的声音，我立即就会想起脸上镶满阳光与泥土的母亲。山沟里，住着我的母亲。她像个哨兵，坚守着自己双手竖起的木屋，耕耘着几亩责任田。难以忘怀那悲惨的一幕：为了孩子的学费，一天，她与我的父亲在山里打柴。父亲看到一棵干柴，就爬到拒绝人趾印的高坡上，抱翻树桩，滚下垂直的岩壁。父亲走后，母亲的心，积压的是苦闷，几乎碎了。稍有空，她就去父亲坟边走走、看看。在那里，轻揉父亲身上的厚土，怕压痛他的身子，细扯父亲周边的杂草，担心挡住他的去路，还安慰他，周围有些长辈陪着，不孤单，也不必孤单。父亲走后的第二年，田土到户，组上给我家分两亩田、三亩地、半坡荒山。母亲用那微弱的身子，守护我们四姊妹。她没日没夜地在田地里转。晴雨天，她还去责任山里打柴，你叫她别去，可等你一转身，她却进了深山。傍晚，看到的，是一捆又一捆的柴火挤满了走廊。母亲病了，她仍通宵照看稻田的水，累出了病，呕吐不止。我左劝右劝，怕旱年的她才被我接进城治疗。

在城里住院一周，她才想水喝，想东西吃，笑了起来。出院后，我带她到城里还没转上一圈，她地塞进她的口袋。母亲再一次扯着我的衣领，拍着我的肩，摸着我的头，提着我的眼镜，说我的头发长了，剪剪，才上了车。车上，她把头探出窗外，笑起来：“有空了，还是回家看看！”隆冬，我回了老家。立在街沿，摇看门上的大锁，转几下，拉几下，不开。准备去找她时，叔叔家的小姑娘走过来，说我的母亲到对面山上挖红薯去了。这时，我才明白年初就叫母亲把责任地租出

的时候，却意外地发现了一处铁匠铺。一位约摸60多岁的老师傅，健硕的胳膊抡着一把大铁锤，正在一块烧得红红的生铁上用力敲打着。红红的火苗映出了被岁月坚硬了的地面、风箱、水壶以及悬空的阁楼。他满面红光，身体强健。他说，他早已不再以打铁为生，但至今仍每天坚持打铁。打铁手艺是他家世代相传，几十年的打铁生涯已成为他生命不可割舍

的部分。有时，附近的居民来订制一个晾衣叉子，一把铁铲，一柄锄头。没有订货的时候，他就随意打制一些自己喜爱的菜刀、剑等小玩意儿来出售。打铁，是一门古老的手艺，在农耕时代不可或缺。而到了现代，铁匠铺却成了古镇的装点，岁月流痕的象征。

在黄龙溪古镇，你会与印花染坊里的美丽姑娘不期而遇，会突然撞见在残损的窗格下纳鞋底的婆婆，会遇见三两个手拄拐杖坐在黄桷树荫下闲谈的老人，会在织布机前驻足沉思，会在典当铺前留恋不去，会在三县衙门里当一会儿县令、衙役……印花布、绣花鞋、铁匠铺、典当铺、县令、纺车等等在现代生活

中，它们已经成了一种符号，一种象征。精美的雕花窗棂无法营造冷暖适宜的家

居，手工布艺制品多在舞台上展示。而各种诸如放生会、庙会、火龙狂舞的古老节日仅仅是现代旅游生活的一个个娱乐节目。然而，透过它们，我却寻见到了祖先们生活的印迹。

几乎每个古镇都有这样的情景。江苏的周庄，桐乡乌镇……每次走进古镇，我总是像个孩子似地被它们所吸引。我也不断地叩问自己：是什么使我迷恋于此？古镇的魅力何在？是斑驳的展示着历史烙印的青瓦土墙？还是吟唱了数千年至今不绝的水车？是岁月经过留下的足迹，还是人类发展遗弃的废墟？斗转星移，物是人非，房还是那样的木制瓦房，街还是那样的青石街道，可小镇却因为诸多不曾消失的事物而成为了古镇，成为了人们游历的风景。只是它们不再以实用的形态切入我们的生活，而是以文化和艺术的姿态走进了我们。也许，这就是我们旅游古镇的缘由。

人类的脚步走到今天，留下了许许多多的记忆，它们有的以文字书本的形式留存着，有的以思想智慧传承着，有的以人文的精神融入了我们的血脉，使我们没有了无根的恐惧，断裂的迷茫。沉醉于黄龙古镇，我感到它浓厚的农耕文化，正鲜活着我们的现代生活，使古镇彰显出有别于自然景区的独特魅力。